

一——四二頁。

拙作，「歐洲共黨會議的來龍去脈」，台灣新生報，民國六十五年七月三日，第二頁。

⑮如土耳其共產黨，在該國內被宣佈為非法，黨員僅有二千人。

⑯如法共在地方選舉中的獲勝，以及義共在今年大選中的直追基民黨的盛勢。

⑰如西班牙共黨雖擁有黨員三萬人，但在該國却被宣佈為非合法。其黨魁Santiago Carrillo一直流亡在巴黎，最近新聞報導，該國政府已允許其可以返國。

⑱卡都雪夫(Konstantin F. Katushev)，為蘇共中央書記，主管社會主義國家事務，在蘇共黨內有「外長」之稱。蘇聯為開成歐共大會，對南、羅二共全力進行說服工作，早在今年五月底，卡氏即持布魯信函，自羅馬尼亞到南斯拉夫，進行其「遊說之旅」。請參閱，日本朝日新聞，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，第七頁。新聞人物介紹。

⑳日本每日新聞，一九七六年六月廿八日，第四頁。

㉑日本朝日新聞，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九日，第七頁。Murray Seeger, "Brezhnev Reasserts Moscow's Primacy,"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, June 30, 1976, p. 1.

## 平津冀東的強烈地震

張競立

本(65)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，大陸北平、天津、河北省東部一帶地區，發生了極為強烈的地震，並有餘震多次。據新聞報導，這次地震的規模，是自一九六四年(民國五十三年)三月阿拉斯加大地震迄今，「十二年來全世界地震中最嚴重的一次」①。毛共雖一向對外嚴密封鎖新聞，但地震之強

平津冀東的強烈地震

㉒中國時報，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日，第六頁，引自貝格萊德的路透社電。

㉓香港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一日，第三頁。

㉔請參閱：日本每日新聞，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，第四頁。日本朝日新聞，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，第七頁。日本經濟新聞夕刊，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，第一頁等之布魯演說全文之摘記。全文見莫斯科華語廣播，七月三日十九時播之第一部分，廿時半播之第二部分，七月四日十六時半播之第三部分，同時間接着播送之第四部分，及七月六日廿時半播之第五部分。

㉕日本朝日新聞，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，第七頁。日本經濟新聞，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，第四頁。

㉖海原峻，「分歧的世界共產主義」，世界，第三六八號，(日本：岩波書店，一九七六年七月)，第一三三頁。

㉗弘津恭輔，「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潮流」，(日本：社會運動研究會，昭和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)，第卅二頁。

㉘美國國務院情報調查局年度報告，「世界共產黨現勢」，一九六八年版(日本：時事通信社譯本，昭和四十三年八月十日)，第四——第九頁。

㉙莫斯科華語廣播，七月二日十一時播。

㉚日本每日新聞夕刊，一九七六年六月廿六日，第二頁。

烈，已為世界各地所測知，而震災之嚴重可以想像，且地震災區有外人居留旅遊或身歷其境，自難予以全面障眼堵口；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，始遲遲對外透露，輕描淡寫敘述災情②，並對災區發出所謂「慰問電」，承認「遭到破壞和損失極其嚴重」③。至其接續所發震災消息，雖稱「已採緊急措施

「，但不報導「救災」的具體行動，更不公佈傷亡損失<sup>④</sup>。然而毛共報導這些訊息時，却有一項共同的特色，便是特別強調號召災區災民，要在苦難中「認真學習」毛澤東一系列重要指示，「以階級鬥爭為綱，深入展開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、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」；「深入批鄧，抗震救災」，「抗震救災的現場，也是批鄧的現場」。

綜合中外新聞傳播機構的有關報導，以及來自大陸的敵後消息，對此次強烈地震的有關問題，分項敘論如後。

## 一 地震的時間與強度

此次強烈地震發生的時間地區與強度，有關測定方面的資料，主要內容顯示：

其一、我國中央氣象局設置臺灣省各地的測震儀，於七月二十八日三時四十六分二十六秒，測得大陸北平東方一百三十五公里附近，發生大地震。震央在北緯四十度、東經一百十八度之唐山地區，震源深度三十三公里，「有感半徑」範圍在震央七百五十公里之內，有感時間長達一小時三十二分；規模為八點零。根據這種規模，可以造成山崩地裂，房屋倒塌，對人類的生命和財產，能造成極度的破壞。這次大地震之後，連續又在附近地區發生了兩次餘震，時間是當日上午七時二十一分和晚上六時四十九分，規模均在六點五的強度<sup>⑤</sup>。

其二、美國華盛頓傳送至臺北方面的資料指出，這次大地震，震央在北緯三十九點六度，東經一百一十八點一度，規模八點二。<sup>⑥</sup>

其三、日本氣象中心發言人稱，地震發生在清晨四點四十五分。一項來自阿拉斯加地震儀的報告指出，烈度在「李却儀」上是八點二級。日本本州的一所測量站則估計這次地震是七點五級以上。<sup>⑦</sup>

其四、香港天文台發言人稱，二十八日（星期三）上午四時四十七分錄得平津一帶大地震為八點二級，該地區先後曾有四次餘震。<sup>⑧</sup>

至於毛共對外透露的是：「河北省冀東地區的唐山、豐南一帶，七月二十八日三時四十二分發生強烈地震。北京、天津市也有較強震感，據我國地震台網測定，這次地震為七點五級，震中在北緯三十九點四度、東經一百一

十八點一度，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」。<sup>⑨</sup>

以上資料說明，除了日本方面的估計外，我國與美國測定的震央位置甚為接近，與毛共透露的「震中」位置相合。至於地震的「強度」，則與毛共所稱「七點五級」差距較大。毛共有它自己獨特的解說，因為毛共的宣傳工曾表示，以往「根據自己的地震資料和城鎮最常見的建築物的特點，進行了大量工作，才制訂了一個新的『地震烈度表』」<sup>⑩</sup>。然而「一般認為毛共很可能是故意低估，或是為了政治上的動機而作的謊言」<sup>⑪</sup>。這些說法，雖有待專家們的研究，但無論如何，災情方面顯示的輕重，將是提供「地震烈度」方面一定程度的佐證。

## 二 震災的概況

地震的發生，就一般而言，距離「震央」（毛共稱為「震央」）越近，就受到的影響越大；反之，距離越遠，受到的影響也就越小。此次震央，在河北省東部的唐山、豐南一帶，距離北平（一百三十五公里）、天津（七十公里）甚近，是則北平方面必然的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和損失。毛共雖只原則性的透露，但據各方面片斷的新聞消息，顯示大震災的概況是這樣：

### （一）北平地區

強烈地震侵襲後，城內建築物崩塌，通往東部的鐵路和電話已告中斷。北平竟日大雨，看起來像一個雨水浸透的龐大難民營，在被公安人員告知留在家門外以防止餘震發生後，北平市數百萬居民，紛紛在街頭露宿，搭建臨時遮蔽物。

北平「紫禁城」附近的建築物損毀，有些房屋的牆壁幾乎已完全倒塌，小巷中瓦礫散置，外國人居住的高層公寓的窗子被震碎。

北平市的主要百貨商場，七層樓的「百貨大樓」牆壁嚴重龜裂，一條著名的巷道大柵欄內的一座房屋的屋頂，整個塌了下來。

北平市內，當日上午八時，就查出死亡了兩百二十七人。

北平的火車站，大理石的車站大廳已塌陷，公安人員已予封閉。

從北平市內可以看到南郊有大火，火光冲天，火光似乎是來自一個被震毀的煉油廠內。

## (一) 天津地區：

約有四百萬人的天津市區的房屋建築物，百分之八十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；密雲水庫已震毀，洪水氾濫成災。

天津港內一艘波蘭船船長，目睹天津的巨大海浪，已湧進港內。天津地區的「大港油田」損毀甚劇，已陷於停頓。

天津的「外交官」們，被告知天津的外國人要聚集在市郊的「國際俱樂部」，以防續震的危害。

正在天津訪問的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林（澳洲工黨領袖）說：包括他下榻的旅館在內的許多建築物，均受到嚴重損害，他看到許多中國人在瓦礫中摸索。地震使他下榻的旅館——天津最高建築物——已「幾乎斷成兩半」。他的太太在這旅館的七樓中，被震倒的木器和震碎的玻璃片使腿部受傷。

## (二) 唐山地區：

初步所悉，一百六十多萬人的唐山市區房屋幾乎全部倒塌，水閘損毀，對外鐵路、公路、電話均告中斷，人民死亡枕藉，唐山幾已夷為廢墟。

劫後餘生的六名日本人由唐山逃抵北平，其中四人重傷，二人輕傷，據稱：他們居住在唐山的「外賓旅社」，其中三幢大樓已被夷為平地，祇有第四幢較為現代化且是最近建成的大廈，在震後尚未倒。他們六人是從倒塌了的大廈的瓦礫中逃出。

一個法國「友好訪問團」的領隊孟吉說，他們住在唐山的「外賓旅社」的第四幢大廈，這是「中法友誼協會」的住址。地震時，他們二十三人驚慌逃出，其中一名女團員不幸被墮落的混土牆壁壓斃。

此次震災的情形，除上述報導外，茲據「震區」的人、事、地、物概況，綜合歸納介述：

其一、基於地震烈度，由唐山——豐南的「震央」起，東至秦皇島，西至北平，北近承德、南臨滄州，整個冀東一帶地區，面積寬廣約六萬平方公里，居民約兩千萬左右，均在受災範圍之內。南斯拉夫地震學院估計，此次地震所發能量，相當於一萬枚投於廣島的原子彈，既二億噸黃色炸藥，震力之強，可以相見。保加利亞通訊社駐北平的記者報導，此次地震死亡的人數可能多達一百萬<sup>⑫</sup>，為害之巨，實令人痛悼。

其二、冀東地區，向為我華北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交通的重心。毛共竊

踞大陸後，更以之為心臟地區；二十多年來，建立起一批現代化工業企業，較重大者有：北平的「石油化工總廠」，煉油設備、石油加工設備，秦皇島至北平的地下輸油管；天津市的各種重工業，包括鋼鐵廠、發電廠、各種機械廠，特別是附近的「大港油田」，以及配合油田而興建的「煉油廠」，「第一石油化工廠」；唐山著名的開灤煤礦，以及大型鋼鐵廠、熱電廠、水泥、機械、電機、紡織等廠<sup>⑬</sup>。這些建設，在強烈地震中遭受嚴重程度不等的破壞，縱然毛共不具體公佈，亦自可以想像。

其三、冀東地區的農業，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。二十多年來，毛共驅迫民衆在該地區進行不少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，其要者如：修建了大、中型水庫近二十座；還有「京密引水渠」、「永定河引水渠」、「溫榆河、風河、港溝河通水工程」、「北通河工程」、「海河改造工程」等。其中海河水系的改造工程規模最大。毛共自詡，海河水系的南系和北系，共修建了十九條大型河道，總長一千六百多公里；大型堤防十四道，總長一千四百多公里。這些水庫、堤防、水渠或河道，絕大多數都是毛共逐趕千百萬民工，因陋就簡，「土法上馬」建成者，自是受不住大地震的衝擊，北平北郊的密雲水庫已證實被震毀多處，其必然造成重大損害，自不待言。

其四、平、津、唐山、秦皇島一帶，駐軍甚多，舉凡營房、機場、飛彈基地、雷達站、高砲陣地、地下坑道、地下軍火庫等軍事設施不勝枚舉。這些設施，雖多較民用和工農業建築物堅固，但在大地震衝擊下也會有很大損壞。其中遵照毛酋「深挖洞」指示所建成的地下坑道，除少數依靠現代建築技術與造者外，大多數都是民衆用手工挖成修建的洞道，經此地震，倒塌必多。

## 三 毛共對震災的措施

中國大陸在毛共政權統治下，自一九六六年（民國五十五年）以來，在這十年中，竟然發生了十次接近「七級」及七級以上的強烈地震，實為我國歷史上罕見的現象。特別是其中有兩次在北平附近地區發生，更屬不同尋常。這些地震的時地是：<sup>⑭</sup>

(一)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：河北邢台，六·八級。

- (一)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：河北邢台，七·二級。
- (二)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：河北邯鄲，六·七級。
- (三) 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日：天津對開渤海灣，七·四級。
- (四)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：雲南西部通海，七·八級。
- (五) 一九七三年二月六日：四川西部爐霍，七·九級。
- (六)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：雲南北部昭通，七·一級。
- (七)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：遼寧海城、營口，七·三級。
- (八)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：雲南龍陵一帶，連續兩次，七·五級和七·六級。

(九)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本次地震。

以上各次地震，毛共都有不同程度、不等形式的措施，其中為期較遠者姑不敘論；近三年來，毛共處理震災，似已形成概括性的模式：對外延遲公布消息：對災區先發「慰問電」；對災情報導語焉不詳；不報導地震的傷亡、損毀統計數字；號召學習毛匪的「階級鬥爭」指示救災；事後發佈已有預測通報、大大減輕了傷亡損失；最後則提出地震是「壞事」也是「好事」的辯證說法。茲以本(65)年五月二十九日雲南龍陵大地震為例，藉以印證目前毛共的措施：

本年五月二十九日龍陵地震後，次日「新華社」始公開透露。六月一日至十日，毛共每天都有震災消息的報導，但是在連篇累牘的鬥爭濫調中，觸及災情的慘烈、損失、傷亡時，却含混籠統、寥寥數語。新華社在六月六日的電訊中僅僅指述「山崩地裂」、「房屋倒了，田震壞了」，並吹噓其預測地震工作部門，「曾對這次地震發過預報……大大減輕了傷亡和損失」。六月二日新華社由昆明發出的電訊說：「在毛××及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，在深入批判鄧小平、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取得勝利的大好形勢下，受災地區人民羣衆滿懷信心戰勝地震災害，他們決心以階級鬥爭為綱，深入批鄧、反擊右傾翻案風，在革命路線指引下，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……自力更生，重建家園……」。當時災區人民死傷枕藉，滿目瘡痍，哀鴻遍野，毛共尚要對他們侈談什麼「階級鬥爭為綱」、「深入批鄧」，真是「反潮流」中的一大特色。再者毛共雲南電台於六月五日廣播說：「這一次地震是壞事，但也是好事」。公開的解說就是「對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共產黨員的一次嚴峻考驗和

鍛鍊」，看他們是否有「嚇不倒、壓不垮」的反擊「右傾翻案風」的精神，可以辨認誰是「真革命」，誰是「假革命」？藉以把假革命者除掉，是之謂「好事」。還有，要求災區民衆「先集體後個人」，儘先搶救「公產」，救災不忘生產等。這些，由於雲南龍陵遠在邊區，外人到者極少，對該區接觸之人事物有限，可能較少引起國際間的注意。

此次北平地區地震，國際新聞傳播機構，認為「毛共在地震發生四小時後，始公開發表消息」，並於同一消息中高唱「批鄧、反右」頗為新奇。但此種作法，毛共對雲南地震早有先例，實在不足詫異。而毛共對這次地震，顯然是採用一貫性的處理模式。不過，由於震區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民心等諸種因素，在心慌手亂之下，增多了新的舉措：

其一、救災其次，防制民衆抗暴為先：地震發生後，毛共北京軍區及公安部，大批出動軍警開入市內控制要點及郊外有關處所，嚴加戒備，防止人民羣衆乘機結聚起而衝擊破壞，以免「天安門事件」之重演。<sup>⑮</sup>

其二、統治利益第一，民命次之：對國際間、如英國、法國、日本、美國、特別是我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所聲明之救災援助事，毛共表示「不接受任何外國的援助」<sup>⑯</sup>。其着眼除維護其「自力更生」的顏面外，一則懼於外人到災區中心，將實況對外報導；再則避免人民知道外界實情和接受外來援助物質，造成心理上的不同反應，使毛共對內統治發生一種新的衝擊，故置災民性命於次要地位。

其三、管制外人行動，勸告外人離境：毛共當局，最初是管制外籍人士之行動，以安全為由，儘可能使其在指定處所聚居，即使身歷災情者，亦迅速外送，故其僅知事象之點滴而語焉不詳。其次則以「北平可能將是另一項強烈地震的中心，將同唐山一樣可怕」，通知外國「使館」，勸他們撤退在平、津的眷屬和其他非重要人員<sup>⑰</sup>，藉以減少災情實況之外洩，有利於震災發展狀況之保密管制。

其四、發動各地力量「抗震救災」：毛共動員全大陸各省（市、區）緊急支援災區「抗震救災」，有的組織「抗震救災辦公室」，有的組成「抗震救災指揮部」，所屬「工作隊」、「工作組」紛紛出籠，強調救災仍必須以「階級鬥爭為綱」，「深入批鄧」，號召加緊生產，說什麼要「把災區所受的損失奪回來」，更要嚴防所謂「黨內資產階級和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」，

對「製造謠言、蠱惑人心」者，要「隨時揭發，堅決打擊」，對「反革命」、「打家劫舍」者，要堅決鎮壓。這說明了毛共要將災區的損失，在各地人民衆身上榨取，并利用「救災」，再度掀起在「天安門事件」後「批鄧」受阻以來的新高潮，展開對黨內的大整肅。也說明了各地人民受迫被榨有的已起而反抗。

其五、動員匪軍力量，整理災區：毛共除將救災所需物資分攤到各省負擔、及部份技術人力由各地支援外，對整理災區則以動員龐大軍力爲主。毛共香港「文匯報」、「新晚報」等皆多次引用外電報導，說「百萬人民解放軍，像潮水般湧向重災區」。事實上，這些匪軍的主要任務，不是去救護災黎，他們除了搶修交通、軍事設施、廠礦，保護公產財物外，便是鎮壓災民與掩埋屍體。綜合毛共透露的消息，由各地緊急前往唐山的「醫務工作人員」，累計已達壹萬餘人。但據悉重災區死亡過多，且已發臭，不得不就地掩埋，這項任務便由匪軍担任。又重災地區，已有災民因飢餓搶奪食物及飲水，爲匪軍鎮壓槍殺的情事，更可見由於毛共實質上輕視賑災，已迫使災民鋌而走險，故不得不動員大批匪軍前往鎮壓。

其六、「慰問團」的突出行動：地震發生後，除大批匪軍相繼開往重災地區外，毛共黨中央及國務院的一項突出行動，便是以華國鋒（毛共黨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國務院總理）爲總團長的「中央慰問團」到各災區活動，總團副團長計有陳永貴、烏蘭夫等十二人。總團下還分設唐山、天津、北京三個分團。該「慰問團」離開北平時，王洪文、江青、陳錫聯、汪東興等匪酋均到機場送行。足見毛共對此次大地震已不得不予重視，也反證災情的確「極其嚴重」。

此外，毛共的宣傳工具對外報導，仍是一慣模式的表揚「抗震救災」的英雄，救災中神話式的奇績和交通生產的迅速恢復，甚至說比地震破壞前生產的還好還快還多。「只要有毛×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……任何嚴重自然災害都是可以戰勝的。」因此高叫「天大地大不如毛××的恩情大，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」。

## 四 地震預報問題

平津冀東的強烈地震

近年來，毛共每每自誇對「預報地震」已獲成功，對地震預報有出色的貢獻。今年二月，世界各地地震學專家，曾在巴黎集會，商洽減輕地震傷亡與損失的辦法。毛共代表在會中提出了他們的預測與預告人民及時遷徙的辦法。但此項預測，在平津大地震中竟不靈驗。據稱：其預測學理，係根據毛共「科學院」副院長李四光（已死）的地質力學新理論。毛共舉出預報滇西強烈地震（本年五月二十九日，發生在雲南龍陵），就再次證明該理論基本正確。

毛共透露：李四光創立的地質力學，是一門用力學的原理，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規律的新興學科。地質力學根據地質構造從力的作用來探索地殼運動的規律和起源。它爲認識地殼構造提供了新的方法，並已廣泛應用於生產實踐，在找礦勘探、工程地質、水文地質和地震等部門和學科中，發揮了作用。<sup>16</sup>

毛共「國家地震局」「地質大隊」就應用上述理論，展開了地應力測量技術的研究工作，便常到地震現場進行實測。據稱：毛共已解決了測量「地應力」的整套設備、測量方法和測量技術等問題。該大隊曾多次預報了大陸各地可能發生的地震，測出一系列中、強級地震，使損失減輕。

毛共透露的這套理論，有待專家研究，於此不予置議外，事實上，在六十年五月十一日的滇北、川南大地震，據敵後確息傷亡即達五萬多人，至於今年五月二十九日雲南的地震，傷亡亦極慘重，絕非如毛共宣傳：「因能預報地震，使「龍陵縣城各族居民沒有一人傷亡」<sup>17</sup>。此次平津地區大地震，更是揭穿了毛共的謊言。否則，何以有此慘象。

此次平津地區大地震，毛共竟利用惠特林爲其宣傳，這位親毛的前澳洲總理和其夫人在大陸訪問，二十八日在天津劫中幸生，當日搭機飛至東京，他對記者說：「河北地震時「中國人民並沒有驚慌失措。他說，中國在兩三個月前已作出警告，謂本地區（平津一帶）將發生一次大地震，人民已警惕到有這個可能性，因而也知道應該怎樣做」<sup>18</sup>。這種聲音，出自一位被毛共待以上賓之禮、茅台酒和北京鴨下肚尚未消化完畢者之口，對其心情可以想像，但凡是站在真正中國人的立場，是難以對他寬諒的。或者他被震驚的神經尚未正常。

毛共所說的「預報地震」，已「羣測羣防」的成功，事實上，并非已能

運用「地質力學」為地震預報開出一條途徑，而是停滯在自然現象和常識的分析。毛共強調預報地震工作也要走「羣衆路線」，要羣衆觀察動物異動現象中，得出結論，若發現「老虎翻滾、犁牛倒地、蛇離洞穴、鷄停生蛋……」，便發出地震警報。這怎能說是科學的預測。本年紅旗雜誌第七期的一篇文章就自行揭底，那是列述雲南地震的當日「發現了魚翻白肚、牛不進厩的異常現象，有些幹部和羣衆就有所警覺」。還有「當發生了兩次前震時，他們聯想到『小震鬧，大震到』的規律」<sup>②1</sup>，才開始有所避災行動。難道這就算「預報地震成功」嗎？

## 五 「深挖洞」與地震

「深挖洞，廣積糧，不稱霸」；這是屬於所謂毛澤東的最高「指示」之一。其中「深挖洞」一語，毛共又解釋為是「地下建築」。

毛共今年六月十六日透露：近十年來，在大陸各地完成了數百萬平方公尺的「地下建築工程」，整個「地下建築」有「很大發展」。這是毛共首次公開報導修築地下工程的情況。毛共自詡：「十年來在許多複雜的地質條件下開挖了大量岩石洞、黃土洞和地下洞室，有的高度和跨度近一百公尺，長達數公里，建成了大批地下倉庫、地下油庫、地下工廠和地下車站、地下商店、學校等設施。這些工程的勘察、設計、施工都是依靠自己力量進行的，並在技術上有所創造。」<sup>②2</sup>事實上，毛共早在一九六二年（民國五十一年），便開始在大陸各城市 and 戰略要地挖洞備戰，它所挖的這些「地下工程」，可分為地下交通、防空壕洞和軍事設施三大類。毛共在北平、天津、武漢、上海、廣州、旅大等城市修築的地下鐵路（或公路），為「地下交通」的樣板；「防空壕洞」則遍及大陸各地，鄧小平曾說：大陸人民平均每人要挖壕洞一立方公尺；至於毛共所興建的地下軍事設施，項目繁多——包括地下飛機庫、艦艇隱洞、陸軍掩體工事、地下核武器設施、後勤補給工廠、倉庫等等，這些工程的開工時間則是更早。一九七三年開始，毛共即陸續將其修築已久的地下建築向外人展示，並突出強調其對俄備戰的功能與目的。

平情而言，毛共的「深挖洞」，在「地震帶」上挖建不合安全標準的地下工程，在地震發生後導致震災的加重，自是不爭之論，尤其是在人口與工

業密集的地區為甚。美國及日本地震學者表示：中國大陸北平、天津地區原為地震地帶。以北平為中心的河北省周圍，原就有三條活斷層帶存在。一條是貫穿渤海的大斷層帶，一條是由北平附近向南方伸延的斷層帶，另一條則位於北平斷層帶西方，呈「S」形斷續延伸的S形斷層帶<sup>②3</sup>。似此情形，毛共在北平、津一帶的「活斷層帶」上的深挖洞工程，一遇強烈地震，便成了「深挖洞、多埋人」，這不能不說是加重此次地震災情的原因之一，誰始為之？孰令致之？

## 六 對毛共的影響

在人們的生活環境中，許許多多的事都關連着這一件事，而一件事又影響着許許多多的事。此次平津冀東的強烈地震，給大陸同胞帶來了更多的苦難，也更給毛共政權以嚴重的打擊。基於前述災情，我們可進一步作實質上的考量：

其一、毛共在所謂「社會主義建設」方面，有一項總方針：「抓革命、促生產、促工作、促戰備。」周恩來在毛共「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」中，強調在這一方針下兩步登天。他說：「第一步：用十五年時間，即一九八〇年以前，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。第二步：在本世紀內，全面實現農業、工業、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，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」，「今後十年，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」；因而按此目標制訂「十年長遠計劃、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」。地震直接的影響，對毛共發展經濟體系的打擊，將是難以估計，諸如工業、礦業的破壞，公私房屋的倒塌，救死扶傷的費用，善後料理的負擔，生產停頓的損失，特別是受損軍事（國防）設施的重建，這些沉重的負擔正在「關鍵性十年」開始的時候，加在毛共頭上，勢必使毛共兩步登天的想法第一步就陷入泥淖，不能自拔。同時，八月十六日又發生了川北七點二級的大地震，更是禍不單行，為害益烈。

其二、毛共的「革命外交路線」是堅持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」。接連這一路線的方針是「深挖洞、廣積糧、不稱霸」，「備荒、備戰為人民」，「加強防禦，準備打仗」。實質上，毛澤東採取這一狂妄路線，標榜所謂「國

際主義」，旨在對各國進行統戰的滲透顛覆，企圖挑起戰爭，使天下大亂，從而，亂中取利，遂行其「社會軍國主義」「稱王」的意願。同時，在對內方面，則無視人民的生活，犧牲人民的幸福，製造中國大陸的奴隸社會。然而這一狂妄路線的基礎，仍是建築在所謂「國民經濟建設與國防科技的現代化」上面。由於此次震災的泥淖，是否會使毛共的對外路線變成色厲內荏，抑或會使其操切冒進，民主自由國家實應綜合其「權力鬥爭」的變化深予注意。

其三、目前，毛共政權面臨的重要問題，是大陸人民心理願望，變天思想。平津地區的強烈地震，雖屬天災，但毛共人謀不臧，和未能盡其應盡之責，因而擴大了天災害人的嚴重程度。年來毛共的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，已招致大陸人民的深惡痛絕，「天安門事件」就是最好的說明。於此同時，大陸天災迥異，民衆咸信毛共將亡。近據來自敵後的消息稱：今年大陸出現之天災。奇異而嚴重，如吉林上空降下了巨大的殞石，寧夏賀蘭山區降下了血雨，滇西地震的山崩地裂，因而民衆一般認為上天降罪於毛共，天將大變，毛匪行將死亡及毛共政權行將覆滅。在華南一帶，迷信的諺語、謠言不脛而走，主要內容是：<sup>24</sup>

「生死不由己，興亡乃天意，宦海風雲生，新潮應時堀」；

「觸怒龍顏下雨石，惹動地龍天翻地」；

「天下石雨地生火，浩劫運至蒼天變」；

「仰觀星象，白虎星殞落，天龍冉冉升」；

「當朝將亡，必生妖孽」。

以上這些羣衆的諺、謠，不能單純的以自然科學觀點認為迷信而予以抹煞，確是反映了人們一定程度的心理願望，常能激勵鼓舞起反抗暴政的鬥志與信心。強烈的地震已由遠而近，震撼了毛共的政治心臟地區，勢將更增強了大陸同胞反共反毛決心。本年元旦，毛共兩報一刊<sup>25</sup>刊出了毛澤東的兩首詞，第二首「念奴嬌·鳥兒問答」的「屁詞」，全詞二十句的最後兩句是：「不須放屁，試看天地翻覆！」，真是一語成讖，成爲毛共政權的寫照。

（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一日稿）

註釋①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法新社、路透社、共同社北平電，美聯社東京電，合衆國際社北平、香港電，（據美國科羅拉多州哥爾登地質研

平津冀東的強烈地震

究所的報告，）中央社臺北電。

②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新華社北京電，較外電初報遲後四小時所發。

③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新華社北京電（向災區人民發了慰問電）。

④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，新華社北京電（係三十一日二時三十分始廣播之災訊）。

⑤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，臺北中央日報第一版。

⑦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合衆國際社東京電。

⑧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，香港時報第四版。

⑨同②

⑩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，香港大公報第一版特稿。

⑪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，中央社波昂電。

⑫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，美聯社保加利亞、索非亞電。

⑬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法新社華盛頓電。（據美國礦業局最近的一項報告，指陳震災地區）

一項報告，指陳震災地區）

⑭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法新社北京電。（香港文匯報二十九日第一版）

一版）

⑮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，合衆國際社香港電，中央社臺北電。

⑯⑰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、八月一日，路透社北平電，合衆國際社香港電。

港電。

⑱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，香港大公報第一版。

⑲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，香港大公報第一版。

⑳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，香港文匯報第一版。

㉑一九七六年七月，中共紅旗雜誌第七期五一頁「羣測羣防戰地震」。

㉒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，香港大公報第一版（中國新聞社北平十六日電）。

電）。

⑳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，合衆國際社佛吉尼州雷斯頓電。八月一日臺北聯合報東京三十一日電。

㉑有關單位所獲「敵後情報資料」。

㉒毛共的紅旗雜誌、人民日報、解放軍報。